

海上记忆

韩天衡:龙江路上的陋室铭

■ 本报记者 沈轶伦

入夜,家人都睡下。儿子和祖母入睡,女儿和妻子入睡。韩天衡不睡。

他守着方桌上的灯写作。家人鼻息起伏,更见万籁俱寂。韩天衡想篆刻而不能——因为有声音,想绘画而不能——因为铺不开纸,只能写。有时写啊写啊,忽然想找一本书参考,韩天衡要跨过去睡在地铺上的妻子,去房间另一侧的书架上翻找。急急忙忙一脚踏下去,不能分辨被褥形状,有时正好踩到被子下的女儿,“哇”一声惨叫,全家都醒了。

整整14年,从28岁到42岁,韩天衡和家人在杨浦区龙江路64号二楼半的双亭子间度过。这一排建筑,是原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杨树浦水厂英籍职员公寓,为联排式住宅。住所前有小花园,屋内按照英国生活方式,设有卧室、壁炉、烟囱、卫生间,以及一座单独供保姆出入的后楼梯。后楼梯通向二层半的保姆间。保姆间和洗衣间连在一起,有隔断分开,两间一共10平方米左右。这10平方米,成为韩天衡1968年从海军部队复员回沪后,在上海市自来水公司上班分得的住房。

尽管住所不大,但在当时上海住房普遍紧张,能得到这样单独的两小间已经让人欣慰。到访的朋友、学生对这住所之逼仄印象深刻,有人后来如此理解韩天衡的号名“豆庐”——老师觉得空间大小,一屋如豆,故名。韩天衡摆手说,“如果有人说房子小就要嚷嚷,那么这个人绝不能成为艺术家。”

龙江路上这间10平方米的小屋内,一家五口光是坐着,就已经满满当当。韩天衡硬是在靠墙的书架上、书桌下、里间祖母的床下塞下越来越多的书、美术作品和藏品。到了1982年全家搬走时,从这小屋内运出的东西,竟把一辆载重4吨的卡车装满了。



韩天衡,1940年出生于上海,国家一级美术师。



▲龙江路64号位置图



▲上海自来水厂——百年老厂成为“建筑博物馆” 刘颖 摄



▲龙江路64号

自来水管的宿舍

杨树浦水厂,由英籍工程师赫德设计,1881年6月动工兴建。1883年6月29日,时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李鸿章打开闸门开闸放水,标志着中国第一座现代化水厂建成。是年8月1日,正式对外供水。杨树浦水厂是典型的英国中世纪哥特式古堡建筑,之后屡次扩建,建筑风格始终延续。位于龙江路50-66号的水厂高级职员公寓,由此也带有英式烙印。

但在1968年,韩天衡与家人一起入住时,这幅建筑内已经毫无异国情调。一幢住宅内已经住进了四五户人家。韩天衡被分到的双亭子间朝北,冬天刮西北风时,把附近第八钢铁厂开工的扬尘都裹挟进来。如果开窗透气,用不了两个小时,屋内的地板、桌上都浮了层黑灰。每天早上,韩天衡的夫人应丽华能在小花园里扫出半簸箕黑灰。整个冬季,室内潮湿阴冷,又不能开窗通风,韩天衡只好用纸封窗缝避寒。

在这样的陋室里,任何需要大施手脚的动作都是不可能的。穿衣服时,左手从衣袖伸出去了,右手不能同时伸,不然就要触壁。夜晚入睡时,儿子和祖母睡在里间床上,外间韩天衡和妻子都要打地铺。为了让妻子睡得舒适一些,韩天衡睡在屋子靠门一侧。脚就伸到书桌下,头枕在门后面。若此时有人来访,必须全家起床,卷起铺盖,方能有空闲徐徐开门。等客人走后,还得重新拖地,等地板干了,再铺下席子、褥子,才能再睡。

投石问路的书斋

韩天衡为自己起的书斋号,其实是“投

路斋”。

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形势多变。韩天衡想保留自己的观察。另一层意思,是希望在艺术上开创属于自己的风格。

从少年时代在父亲身边开始学习书法篆刻,到在部队期间进一步学习深造,此时韩天衡在金石界已有名气。他的陋室,晚上铺开被褥就是卧室,白天收起卧具就是书房。临窗摆下一张红木桌子,是这家人当时拥有的最阔气的家具。红木桌下一只小方桌,就是韩天衡夜里写文章的案几。

周末送妻子和孩子们去岳父母家后,韩天衡几乎是三步并作两步赶回家。在约70厘米长的红木桌两边支起两块木板,这就铺下150厘米的纸,可作大尺幅作品创作。他自创一套“坐立卧行”创作工作法,即坐着刻章,累了后就调整到立姿开始写字、画画,再累了就躺下看书。一旦需要出门坐车,就拉着车扶手,心里构思作文或者作品。

寒来暑往,韩天衡的每个休息日都从清晨6点忙到下半夜2点。遇到春节放假,他就快活地在家连续创作三天。他回忆自己当时一个月能刻160方章,自述“没有浪费过一个钟头”。

有时朋友去韩天衡家看他,只见室内四壁都是写好的条幅和对联。应丽华只能尴尬抱歉说,实在对不起,居室太小了。朋友说:这样的环境还能练书法?她说,在这儿已经练了

十多年了。

往来无白丁

韩天衡记得,建议他改一下高号的,是画家程十发先生。“豆庐”与“投路”,在上海话里发音相似,含蓄古雅。龙江路的这一间保姆间,由此在书画界,拥有了正式的名号。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于小小的空间里,韩天衡刻了不下5000方印章,书画不计其数,写下了《五百年印章边款艺术初探》《九百年印谱史考略》等文,执笔了《中国篆刻艺术》,编订了《历代印学论文选》,填补印学空白。陋室里,也先后迎来过程十发、陆俨少等大师,并见证过许多爱好书法金石青年成长。

韩天衡说,陆俨少有时会到豆庐坐坐。韩天衡的母亲到楼下灶间做几个小菜,让两人吃了。对着便饭小菜,这个空间隔绝外界风云,两人对谈只说艺术。聊到起劲时,屋外掌灯,韩天衡就陪陆俨少换三轮车再回市中心寓所。

1969年后,韩天衡将每周三晚定为见学生日。这一晚总有7、8个学生会到韩天衡家。在门口脱了鞋子,呼啦啦涌入屋内,看韩天衡刻章、写字、作画。屋内实在太挤了,一次,一个学生为了看清韩天衡手法,站在椅子的横杆上,生生将杆子折断。等到“放学”时,门一打开,只

见屋外满地是鞋,委实壮观。

在这小房间里,一家五口光是坐着,就已经满满当当。韩天衡硬是在靠墙的书架上,书桌下、里间祖母的床下塞下越来越多的书籍、美术作品和藏品。到1982年全家搬走时,从这个10平方米小屋内运出的东西,竟把一辆载重4吨重的卡车拖斗装满了。

但韩天衡还是心疼曾因居住空间太小而不得不舍弃的东西。“因为家里藏书太多,书架放不下,只好堆在房间里。每天夜里睡觉前,必须把地上堆放的书放到红木桌上,白天再搬下来,日日如此,十分麻烦。有一次太太发火,把所有的书往地上一推。所以我决定将四五十部我不太用的线装书,以153元的价格卖给上海古籍书店。现在想想,太舍不得了,不但是为价值之故,也是因为如今再求不得。”

也是在这间龙江路的陋室里,韩天衡对女儿韩因之和儿子韩回之说:“你们的路是靠你们自己走的,我的收藏未来要捐给国家。”

在如今位于嘉定占地面积达14000平方米的韩天衡美术馆里,韩天衡文化艺术基金会副秘书长韩因之,复述儿时听到的父亲训示。韩天衡向嘉定区政府捐赠了1136件艺术品。就在这个宽敞的空间里,韩天衡在展区一角保留了自己龙江路小屋的模型。

说到当年的寸步之斋时,韩天衡用了一个词:天堂。

腌笃鲜

■ 薛理勇

上海人都喜欢的咸酸饭

上海人常吃“咸酸饭”。名字从何而来?有人说“咸酸饭”是浦东方言,有的人说,老城厢的人把菜饭叫作“咸酸饭”,更有人望文生义,以为“咸酸饭”是很咸并已经馊掉了的饭。确实,以前上海人所谓的“咸酸饭”就是菜饭,菜饭是咸的,但是并不酸,那么,它为什么被叫作“咸酸饭”呢?

郭友松是清朝时期松江人,约生于1822年,卒于1889年,《玄空经》是郭友松用松江方言写的小说。《玄空经》第三回里有这样的描述:吃得咸酸耐得淡,苦吃若然,只进不出,所以虽贴杀勿富,却也不曾带累自穷。

“吃得咸酸耐得淡”是松江谚语,与“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词义相近,就是既能享受,也能吃苦。“咸酸”与“淡”互为反义,“咸酸”就是有滋味、好吃的意思。江南蔬稻,饭食为主,穷人家吃饭没有什么小菜,吃饭没有滋味,上海人称之为“淡饭”、“白饭”,偶然“打牙祭”,改善一下伙食,在饭里加一些咸肉、青菜,煮成菜饭,当然是有滋有味,味道好极了的“咸酸饭”。犹如汉语以“吃香的、喝辣的”比喻美食享受,上海人不嗜辣,那只能是“吃咸的、喝酸的”了。

可以制作“咸酸饭”的材料很多,上海民间最钟情于以莴笋的叶子做的“咸酸饭”。莴笋叶子里含有较多莴苣素,味苦涩,一般丢弃不用,但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上海人想出一个好办法,就是在莴笋的叶子里放一点食盐,用手揉搓,可以中和莴苣素,减少苦涩的味道,用它煮“咸酸饭”,别有一番滋味。现在的上海人不太会用莴笋叶子做“咸酸饭”,不过,一旦提起“咸酸饭”,就一定会想起童年时莴笋叶子做的“咸酸饭”。

原先,坐落在金陵中路79-81号的“老人和”餐馆就以猪油菜饭和糟醉食品出名。“老人和”所在的金陵中路属于八仙桥商业区,白天,这里客流量极大,周边的许多商店不设食堂,职工午餐成了问题。“老人和”因势利导,白天的营业以快餐为主,晚上做传统的餐饮业。独具匠心的“老人和”推出江南人喜闻乐见的“咸酸饭”,也就是现在上海人所说的“猪油菜饭”,操作简单、食用方便、价廉物美、味道好极了。猪油菜饭耗工大、利润薄,几乎没有餐馆愿意经营猪油菜饭,而“老人和”坚持薄利多销,使“老人和”的猪油菜饭一炮打响,成为上海著名的菜饭。“文革”期间,我的一位亲戚在淮海中路比乐中学当老师,有一次我有事找他,他带我到“老人和”吃猪油菜饭,看上去和家里自己做的猪油菜饭差不多,不过味道不是自己做的可以比拟的。“老人和”和他的猪油菜饭让我铭记在心,难以忘怀。后来,我多次去“老人和”,就是为了一碗猪油菜饭。

优秀党员、市级劳模为您服务

★ 装饰装修工程施工三级资质

云安 装潢

服务专线: 400-021-2956

特别推出新居装修

60m²	88m²	128m²
4.88万元	6.18万元	8.28万元

总部:浦东新区东方路1381号蓝村大厦22楼B座 电话:50897001 50898079

宝山/静安	徐汇/闵行	普陀/嘉定	浦东/金桥	杨浦/虹口/黄浦	静安/长宁
共和新路5308弄22号2楼	古美路35号303室	曹安公路1559号412室	长岛路1201弄25号	大连路791号	定西路1016号19层E座
56033286	34228046	69186409	68953429	65356973	62263856

解秋日报 消费市场 专版

刊登内容

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

电话: 021-22898552

告别上海,奔向西北

已临近春节,商学院已经放寒假了,我把衣物依然放在学校,对家里人,说,假期很短,行李就不拿回家了。我写了几封给家人的信,让朋友在我离沪后从不同地方寄出,免得家里人四处奔波寻找。临走时我住在正风中学学生宿舍,只从商学院拿一只箱子,里面装着一些日用品和衣物。我需要一笔路费,因为怕惊动家人没敢向家里要,只能自己想办法悄悄筹划。余崇懿帮了大忙,当时她的丈夫在海关做事,资助了二十元。这中间我回了一趟麦伦,张则孙早已知道我的计划,我去麦伦的是与沈体兰校长告别,其他的老师、同学一个也没惊动。沈校长听说我要去西北,沉吟了一会,问我有没有把握。我告诉他,我有朋友。他二话没说,当即拿出五十元钱给我,对我说:“祝你一路顺利!”又嘱咐我:“万一要留在北平继续升学,给我来信,我给你寄文凭和学费。”沈体兰校长的关心爱护,我时刻铭记,终身不忘。

我出走之后,江西我父母家里不知道我去了哪里,不知道我的下落,十分着急,尤其是我母亲。近年,我的七妹跟我回忆起往事,说她记得当时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父亲把我的信十分仔细地放在一个存放账册的抽屉里,经常拿出来看,七妹至今还记得我在信里说“父母大人,不幸得很,我成了家里的叛徒”……我母亲哭得很厉害,眼睛落下毛病,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就一直吃斋念佛,吃长斋,村子里有个庙,叫流芳



我与丁玲五十年

——陈明回忆录

陈明 口述
查振科 李向东 整理

庙,每到初一和十五她就要去烧香,希望菩萨能够保佑我平安无事。七妹还告诉我,我母亲特别喜爱我,老是念叨我,说我长得白净,听话,懂事,学习好,是个好孩子。一直到1979年我和丁玲从山西回到了北京,我写信给我母亲说,这回你该开斋了吧,我们的苦日子走到头了。我母亲说,你们回来了,我更要吃斋了,为的是你们今后能够永远平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家里人更是关注我的安全,一旦有谁从县城里拿了张报纸回来,我母亲就在那张报纸上翻来覆去地看啊找啊,希望能找到一点我的消息,我母亲就整天念叨:“不知道人还在不在?”从那时起她就落下个毛病,一紧张就要上厕所。

我和余崇懿、林瑾商量,为了万无一失,决定走海路,先坐轮船到塘沽,然后再坐火车到北平。登船离开上海的那天,是1937年1月31日,一个晴朗的日子。我身穿西装裤和长袍,一副学生打扮。那时上海的冬天并不怎么冷。余崇懿到码头送行,张则孙也赶来送我,我把他埋怨了一通:“我怀着壮丽憧憬,本没有什么离愁别绪,倒叫你勾引起来了!”他和余

崇懿都一言不发,默默地看着我和林瑾,又转眼望着远处,望着天边。我们紧紧地握手,汽笛一声,小火轮缓缓离岸,四个青年战士挥手告别。我和林瑾原来并不相识,这次旅程中,相处得非常融洽,亲密无间,两人的心情也特别好,站在甲板上,靠着船舷,望着远去的上海滩、十六铺码头,谈天说地,心情像蓝天碧海一般澄明。

到塘沽下船,感到气温骤然下降了。为了不让人一眼看出我们是南方来的学生,我们赶紧上街买了皮帽、围脖和手套。

一到北平,我在前门大栅栏找了一家旅社住下来,就忙着打电话找人。在上海学运活动中我认识一位同济中学的代表,名叫孙永德,后来到达延安改名叫夏云,当时在北京农学院读书。我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我刚到北平,请他尽快转告马寅根说陈明到北平了。第二天,马寅根便来旅社找我。我告诉他,我和林瑾是拿着“民先”的关系来的,问他有没有比“民先”更进一步的关系。他说有,我对他说,林瑾和我都是党员,上海党组织让我到北平找你,我们都去西北。他让我稍稍等一等,说北平党组织正在组织一批人到太原去,

帮助阎锡山办训练班,那里政治环境较好,什么马列著作都可以看。和马寅根见面之后,我和林瑾安心在北平静等组织的安排。

这时,上海组织的一支妇孺慰劳团从绥远前线劳军(傅作义的部队)回到北平,住在灯市口的北辰宫。吕骥、崔嵬、陈波儿,还有麦伦校长沈体兰的妹妹沈淑淑都在里面。我和他们在上海相识,就去北辰宫看他们。我在那里碰见了华北学联派来接洽吕骥他们这个团的刘也夫,刘曾经去上海和我们一起去参加全国学联的筹备工作,如今再次见面,都非常高兴,他问我到哪里,我告诉他要到西北去,正等候出发的指令。没过几天,上海组织的第二批妇孺慰劳团四女两男到了北平,也由学联接待。这时北平的学校都放假了,人手很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陪同带领他们。刘也夫就抓到,问我愿不愿意去绥远一行,我当然愿意。离开上海后,竟在北平一下子见到这么多熟人、同志,离开学校,离开家庭,突然间竟跑到绥远前线,不用说什么高兴、多兴奋了!

我要随慰劳团去绥远,林瑾很不放心,怕我耽误了去西北的时间,也担心我到了绥远部队便不再回来。为了让他放心,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交给给他,对他说:“我从绥远回来时如果你们已经去太原,我就随后赶去;去西北的目的,一定不变。”

这个慰劳团的成员都是华侨青年,不会说普通话,但一接触就能感受到他们对祖国、对抗战的满腔热忱。临出发时,华北学联又派来一位师大的女同学,叫曹国智。我们这群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突然走到了一起,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但相处得很好。

(六)

连载